

# 記刑逃窟魔

著者 利其喬 · 爾多山 · 匈  
譯者 庸 曹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原名：「流動刑場」

逃刑記

魔窟原名流動刑場

窟

作者：山多爾·喬其利

翻譯者：曹庸

逃

出版者：新聯出版社

刑

經售：成都聯營書店

記

成都祠堂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前言

這篇小說的作者，是一個曾兩獲匈牙利業餘拳擊比賽錦標的布達佩斯的會計員。當他寫下這篇回憶的時候，他並不想把它拿來發表。他僅想紀錄一些遠離家鄉後的經歷和遭遇。

這些經驗都是驚人的，它深入於生活，甚至於可說是描寫一個在匈牙利軍隊裏的所謂『工作隊』的毀滅的經過。

一九四二年的春天，匈牙利軍隊開始把大批的『工作隊』送上東綫去。照規定，這些非武裝的部隊是爲『歐洲新秩序』做軍差的一般工作的，而實際上，在這些『工作隊』中的那些人却正在遭受形體的摧毀。

這些『工作隊』中包括了猶太人——照規定的年齡是從二十到四十一歲，然而實際上，却是從十八歲到五十八歲，甚至於六十歲的年紀。在那裏面，都擠塞着一些來自集中營和牢獄裏的共產黨員，社會民主黨員和民主黨員；至於一些尚未被捕而具有反法西斯思想的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們，只要被警察所懷疑或被

告發的話，隨時都有被送入『工作隊』的機會。

在這裏面的被稱為異教徒的隊員們，大都是一般在信仰的立場上不願意拿槍桿子的匈牙利農民，因而被成千成百地放在這些『工作隊』中，送到東線上來。一些戰前在反對派報紙上投稿的軍火廠熟練技工，也到了這個『流動刑場』上來。

在這些『工作隊』中，被獸性的匈牙利法西斯蒂們摧毀的人民至少有十萬人。醫生，小學和中學教師，科學家，工程師，律師，演員，作家，新聞記者和技工們都被成千地殺害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的時候，這些工作隊中，據說尚有一百四十人，然而到了同年十二月七日，也就是當作者利用機會逃到對方的俄國陣地的時候，只剩下十個人了。

這篇東西是由山多爾·喬其利以文學體裁寫成並以匈牙利文的題目 *Mozgó*

*Vesztohely* 發表的。

在半小時的快速度行駛後，我們的火車經過了一度猛烈地向右迴轉，終於停在火綫後面三四公里的森林邊了。前面，一個激烈的戰鬥正在進行。火車站的休息室隱藏在森林裏，幾百個受傷的都躺在那兒的地上，而卡車和抬架夫仍絡續地運來更多的破皮出血的人。輕傷的都自己向後走着。

這是一個可怕的場面。一片呼號，呻吟的聲音，血肉模糊的，斷臂斷腿的都在地上扭曲着輾轉。在我面前，躺着一個失了知覺的「洪無特」（Honed）（二），肚腸都掛了出來。在他的旁邊，一個燒焦了眼睛的在苦楚地號叫着……空氣瀰漫着血腥和火藥氣味。

砲彈，機關槍和手榴彈不時地發出一陣奇怪的嘶嘶聲來，這聲音，使人想起一陣野鵝的飛揚，叫人的心房發抖，一如死神正在揮舞着他的鐮刀一樣。

「那是一個卡菊沙（Katyusha）。」一個抬架夫牙齒發抖的細語着。

「卡菊沙，那是甚麼呢？」

「你立即便可完全明白……」抬架夫一面說，一面倒了下去，扭曲地鳴咽

着，歇斯地里的啜泣着和扭掙着。

幾個「工作服務處」的醫生們在休息室工作着。他們都沒有一種軍醫的樣子——不喜歡火藥氣的樣子。

披斯達在這些醫生中看到了一個熟人，那是他在保羅格那的同學。他對披斯達說，自從八月四日到現在，殘酷的戰鬥並沒有停止過。第十八團和第十二輕甲師以及這一師的砲兵團都匆促地開了過來增強防綫，防守柯羅托耶克的缺口，同時以第四十八步兵團作後備隊。可是當缺口被攻陷了的時候，俄羅斯人將第三十六步兵師的第十團全軍消滅，現時一個匈牙利的混合坦克師團正配合着第十八步兵團在全力反攻中。這一師已遭受了慘重的損失，兵士們都在紛亂中逃亡，以後又被軍官們的手槍重行迫上火綫去。

當這位醫師將這一切告訴我們的時候，眼睛搜索地瞪着我們之後，突然地說：

「你們……可一定很餓了吧。」

「你就從不說句老實點的話……告訴你，我們已是三十個鐘頭沒吃過一點東西了。」披斯達說。

醫生打從麵包袋中掏出半隻麵包來。在這一陣叫喊和傷者的呻吟聲以及死人的包圍中，我們把這件珍貴的禮物，來不及坐定地狼吞虎嚥地吞下去。

終於，我們的敏感的鋒芒變得完全遲鈍了，第一分鐘的一種麻痺的恐怖也消溶得全然無所謂了。我們對於那些死人，那些臼砲彈的銳嘯聲也變成家常便飯了……，正如我們對於瓊諾西伍長的虐待同樣地感到平淡無奇一樣。並且，我們知道只有一樣東西能於我們的艱苦生活上有所幫助——假如這個可能稱之爲幫助的話——這個便是鎮定。一切都得靠我們的胆力。我們中間便有若干人經常地發歇斯地里亞症。但是披斯達，丹特茲醫師，伊斯凡。拉特乃，溫柏格，波姆和另外幾個人確是真正的英雄——他們鎮靜地，毫無怨言地做着那種超人的勞作，而且還時常準備幫助別人。

當我們被送入樹林中去的時候，正是剛剛吃完了醫生送給我們的那塊麵包

的時候。軍火需要加速地卸在第十二師的軍需庫上，我們必需在極短的時間裏把大卡車所載運着的每隻有五六十公斤到百來公斤重的箱子全行卸完，因爲不這樣，車子無法迅速地再去裝載。然而，我們尙來不及把這輛車子卸完時，另外又有車子開來了。

一直工作到午後五時，我們總算卸完了三十卡車的東西。三十車乘三噸——也就是說，卸十大卡車的東西只消三小時。「工作隊」擔任照料這個軍需庫的大約有六十個人，而一個砲兵旗手，却是被官長所容許着，毋須跟我們一樣工作地在看守我們。

「看好，傢伙們，當心那猶太人把手榴彈吞了下去！」那旗手在戲謔着。我們剛把卸東西工作做完，便立刻被他送回我們的營盤裏去，那營盤距離我們工作的地區約摸有一百公尺的路。

「好啦，我的孩子們，給我挖個地方來躲躲吧。」他較親切地說。

他在四棵大樹中間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地方，而我們便在那裏給他挖一條三

公尺闊，二公尺半長和二公尺半深的壕溝。必須一切都弄舒齊後，我們才好去睡覺。然而，對於我們的晚飯或者說是中飯，那位旗手却是一言不發。

大家都擠在那麼小的一塊地方實在不好工作，於是我們便分組地輪流工作，八人一組地每人各替換做十五分鐘，而由另外的八人一組走到樹林裏去砍木頭來做避彈壕的壕頂。

突然我們的耳邊傳來了一陣嚇人的喧鬧聲。俄國兵正在攻擊樹林，掃蕩整個地區。這麼突如其來的攻擊使我們竟至於沒有時間去找尋躲藏的樹木。於是大家只好暈倒在地上，子彈像電子樣的在我們週遭呼嘯着。這可怖的一刻——對於我們却像是渡過了好幾個鐘頭似的。我向我的妻子，我的父親告別了……高射砲已像俄羅斯人的突如其來樣地突然地不見了……飛機往返地用機槍掃射着整個地區。

說也奇怪，這回竟是無人受傷。

早晨，在天未全亮的時候，又是一列軍火車來了，我們又得搬卸東西。剛做完，更多的軍火由七十輛卡車又開到了。一直做到中午，我們沒有一些吃的和飲的下過肚。感謝昨天那位醫生，披斯達和我總算在昨天吞下了一點麵包，然而，另外一些人却已十十足地餓了四十八小時了。伴着飢餓和疲倦而來的，是軟弱無力，我們不得不躺在毯子上。我們的上士去問那砲兵旗手要東西吃，後者的回答是直到現在他還沒有領到我們的食物，不過他希望在兩天內，名單上也有我們的份了。

我們若干人，連同披斯達和我，到樹林裏去「偵察」。不多遠的地方，我們闖到了一個有避彈壕的紮營地和有營火的痕跡的地方。在這地方，我們找到了一些半爛的洋番薯和番薯皮，搜索了一陣後，總算找到了半鐵罐模樣。我們燃着火，把這些珍貴的戰利品煮起來，即使是爛了的地方，煨過了後，也變得十分可口了。

不多遠處，我們發現了兩株菩提樹，那些葉子的氣味很好，足以止渴。這

樣，多少可以遏止一下我們難熬的飢餓。於是披斯達和我又去作第二次的探險。這回是幾乎每個人都發狂似地去找一些可吃的東西了。飢餓使得我們無法安靜。在上一天我們找到洋番薯的那地方，我們又發現了幾隻洋番薯，並且在我們的菜單上更增添了若干樺實了。那滋味不免叫人想起灸花生來。我們以菩提樹葉子止渴——但却給我們帶來了肚瀉。

我們已沒有力氣做活了，大家都餓得發昏。三天來我們實際上一點都沒有吃甚麼東西。在離開萊奇扎的時候，每人曾得到了一聽肉，然而上頭却關照着沒有命令不准隨便打開。現在是我們的那位上士允許我打們開它了。然而大多數都因為在行軍時感到累贅而把它丟掉了。

若干尚沒有丟掉的都和丟掉了的共吃着。我的那份食品，發下來便吃得滑場精光了的，因為我曾經做過廚房師傅，而一個廚師對於這些東西是一點都不費心的。現在我和披斯達共吃着他那一份。我們不須用麵包便將那些肥肉塊一塊塊地吞下去。

午後，軍火不斷地收裝起來，裝了開去。到夜裏，也是如此，我們被叫醒了——因爲許多卡車都駛來裝軍火了。

事實上，不論怎樣，在連續不斷的空襲下是無法睡覺的。轟炸機無休止地飛翔着，有時，從晚間十一時直至早晨三時他們還要不停地把「蛋」丟下來。

大家都有各自的掩護物。斯華爾茲是相信上帝的，他以為掩護物是不必要的。有一夜，大概是八月中旬，一個特別劇烈的空襲，閃光把樹林照得如同白日一樣，樹影像幽靈在跳舞……樹木像是在樹林中橫衝直撞地跳動一樣。

斯華爾茲不停地唸着禱告。披斯達却在嘲弄費希爾醫生，因爲後者正坐在旁邊驚得發抖。

「喂，阿爾巴特清，在那個我們猜想爲可以復員了的日子——九月二十三日到來以前，我們還要吃多少炸彈呀？」

「讓它去丟吧，披斯達，不要和那個怕死的傢伙在一起。」我插嘴說。

突然又是一個震耳欲聾的狂吼和爆炸聲。隔了一會，斯華爾茲逃到我們這

裏來湊成四個人地擠在一起，而這壕溝原先我們三個人已擠得要命了。費希爾和斯華爾茲又在作禱告……披斯達仍繼續對他們的熱心的禱告嘲諷着。

轟炸直到天亮才告中止。當我醒轉來的時候，斯華爾茲和費希爾仍在作禱告，披斯達愉快地說，我出奇地胆大，竟會睡得着。

我們從避彈壕中爬出來，立刻看到了一切的破壞，俄羅斯的空軍已把軍火庫的四週都炸平了。

這確是我們幸運之夜。直徑四五公尺的彈洞正表示了炸彈的份量，到處的樹木都被連根拔起，有兩顆炸彈只離開軍需庫五十公尺模樣，差一點點，五十車的軍火連同我們便得一起升天，入地——或者到你所高興的地方去。

一根折斷了的大樹樑橫壓在我們的避彈壕上，我們細看一下，原來是炸斷了的。這是被斯華爾茲猜中了，一開始他便堅稱着聽到了一棵大樹枝斷下來的砰砰聲，他不肯放棄再度搜索，繼續地在週遭搜掘。約摸過了一個鐘頭，他又在不遠處觸到了什麼的大叫着。離開我們避彈壕不多遠處，一隻六十公斤模樣

的俄羅斯雪茄形的炸彈正落在叢林邊，幸而是沒有爆炸的。

「我們一定是福星來投胎的，」我認爲。

披斯達却有相反的想法。照他的意見，最好那隻炸彈再落得近三碼點並且爆炸了。但是他這樣一說却引起人們大大的不滿。

「你高興死便去找死吧，我可要活呢，」費希爾氣憤地說。

不一會，一個德國工兵的官長帶來了幾個工兵把那隻炸彈搬走了。

在我們的食物上已有若干改進了。第四天我們得到了一隻半公斤重的麵包。但是那個砲兵旗手却把我們的口糧偷去了一半。他爲着要遮掩這件事情，於是答應我們可以每天派出四個人到近鄰的田裏去挖洋番薯去。

這個昏蛋——到洋番薯田的鄰近去是多麼危險的事。蘇聯的砲兵正擇了這塊地區不斷地把砲開過來。在連捷聲中，進攻和反攻不斷地往復着。話雖如此，然而我們還是四個挨四個的輪流去拚命地挖洋番薯，絡繹地檢着些來，可是檢得來的却有四分之三落到了那個砲兵旗手的手裏去。不過只要他能給我們留

下那麼兩公斤的話，在我們也認爲值得欣喜的了。

我們那一位曾經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上士，仍在繼續地作禱告。自然，這些禱告不是爲我們這些不顧性命地去挖洋番薯的人作的，而是爲了祈求他自己的安全。他實在也嚇得夠可憐了。他尤其擔心着和軍火庫靠得那麼近，因爲那地方俄國人正連續不斷地爲它送炸彈來。

這位上士有一本皮面的美麗的禱告書，他便從那上面日夜地唸禱告文。

「孩子呀，」他說，「只有禱告才能拯救我們，我們是完全操在上帝手裏的。」

「不是我們，上士，」我回答他：「我們是完全操在砲兵旗手的手裏的。」有一回，准許我們寫信到家裏去。現在我依照披斯達的勸告……和我的妻子作告別了。我告訴她這是我最後的一封信，我是很少有希望能夠活着回家的了。

我這樣的寫法是頗得披斯達的稱讚的。

「人是隨時都得做準備的，」他說，「或許我們的運道不好。不過：你，我的沙利清（二）你是極有可能回家的。」這是他的固定觀念。

我是永遠不會忘記八月十五日這一天的。大概是晚上六點鐘的時候，半個鐘頭以前，我們剛卸掉了十五卡車的軍火而現在正在休息的時候。

「站隊！」我們的上士高叫着。之後他轉向站在他旁邊的一個我們從未見過的下士（ZOO）說：

「二十個人夠了吧？」

「差不多。」

於是他在我們中揀出二十個人來，連我也包括在內。我們走了半公里到了樹林邊，又在那邊排起隊伍來。在我們面前，有一個被雨沖塌的大洞。後來我才知道，在那大洞中剛好站滿了六十八個包括十四歲到十六歲的俄國婦孺。在洞的對面正排着一列「洪維特」都帶了步槍。我們那個砲兵旗手也在那裏。至於我們的那位上士和那個陌生的下士却站在我們這一邊。